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四十四卷目錄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武帝一則

淮南子部彙考二

漢高誘鴻烈解自序

明張榜淮南子鴻烈解刪顧起元序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雜家

隋書經籍志

雜家

唐書藝文志

雜家

宋史藝文志

雜家

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雜家

馬端臨文獻通考

雜家考

淮南子部總論

淮南鴻烈解

要略

淮南集解

諸家總評

淮南子部藝文

淮南子辨

宋周必大

淮南子部紀事

淮南子部雜錄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四卷

淮南子部彙考一

漢

武帝 年淮南王安著內書二十一篇及外書中篇入朝獻內篇上愛祕之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淮南王列傳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黥布厲王遂卽位及孝文帝初卽位淮

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事覺治之淮南王乃不食死上哭甚悲乃以列侯葬淮南王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十六年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

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

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

一作飛

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辨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約

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娶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佯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

輒詣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卽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畱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

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

遣漢中尉宏

註姓殷

卽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卽如太子

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二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土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卽

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卽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

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

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葢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

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各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

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

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

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

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

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

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令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

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

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鎡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

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

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卽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卽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

兵西嚮諸侯必有應我者卽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

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收坐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

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
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
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
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
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
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
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
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

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
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
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
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
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
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

按漢書淮南王傳淮南王安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
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
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

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
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
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淮南子部彙考二

漢高誘鴻烈解二十一卷

按誘自序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長高皇帝之子也
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
于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
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宮
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
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
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

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于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于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繪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

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仇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辯達善屬文於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于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

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

思遂陵遲於是以朝餉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叅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明張榜淮南子鴻烈解刪 卷

按顧起元序余汜覽諸家于先秦得韓非氏于西京得劉安氏之二子者其爲侯王子也同其恢奇好著

書同其究竟亦略同其人吾無取焉爾其書則學士所同嗜嗜者也而亦復乎有辨韓非氏孽公子也幾而儕輩帶憤而爲言言多感憤而幽沉劉安氏汰公子也慮亡不帝制侈而爲言言多繽紛而閎廓韓也蒿日世情之裏而鑽入之收其言可裨吾精嚴去其刻而可矣劉也盱衡人世之表而苞絡之收其言足裨吾廣博去其誕而可矣且夫韓也主乎剗者也匪直刻也時而走於僻劉也取材百氏故時誕時沿時俚其餘謂安獨剗者也八公氏衆蟬之劉安纔一裁

之爾矣故又時乎複時乎雜故韓可徧涉而安之語必不可無裁裁誕也裁習也裁俚也裁雜也裁複也而千古無劉安氏儷矣今世亦多有裁之者知裁而離之也未知乎裁而合之也覩蜀錦之寸類也片痕也剪而去之而碎之以爲帶以爲囊惜乎其小周而不適乎大製也哉裁文如此不若其已吾友張賓王及李汝謙曷季取鴻烈手定之剔去其濫而總爲全瑜驟閱之二十一章猶是故局焉縷而按之脈絡猶是也滋洽矣氣格猶是也滋勁矣枝理猶是也滋秩

矣擇去而滋藻矣庸刊而滋奇矣試取韓公子言顓之而乃非敵也劉安氏之言曰作書喻意俟清明之士執元鑑于心者焉微三君子疇當之子雲有言千載而下有子雲者知子雲嗚呼疇知夫千載而下不爲劉安氏也者功劉安氏也哉

淮南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雜家

淮南內二十一篇

注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隋書經籍志

雜家

淮南子二十一卷

注

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 注 高誘注

唐書藝文志

雜家

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注 淮南王劉安

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音二卷

宋史藝文志

雜家

淮南子鴻烈解二十一卷

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雜家

淮南內書二十一篇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

古今圖書集成
以爲一出入字直百金注安與蘇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
之徒共著此書

馬端臨文獻通考

雜家考

淮南子二十一卷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
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
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避父

諱以長爲修後漢許慎注慎自名注日記上今存
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
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
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
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
一俟求善本是正之按今本仍有人間修務泰族
要略四篇豈晁氏未見耶

容齋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
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

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

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

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且并其事自相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爲三年喪以不蕃人類又甚矣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注今本記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卽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

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
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
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淮南子部總論

淮南鴻烈解

要略

鴻烈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
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
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謬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慮牟慮牟猶規模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

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激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圻音呼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

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于無極因循放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發號施令以

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

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擣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迹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

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而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功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

之德假像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撒揆覘齟之郤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于勢利不誘惑于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

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窈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

博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于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

古今圖書集成
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于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

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

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己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

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秦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

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

九野徑十門外天地裨山川其于逍遙一世之間宰

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爇

音姚潤

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

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

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

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

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

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

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

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

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蘆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北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南北之亂欲以存

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忘歸好色無辯作
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
三千鐘贛朝賜羣臣工萬斛梁丘據子家噲道于
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
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
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
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
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

也地塿

音敲

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

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
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
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
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
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
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刑而施宜原道之
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元眇之中精搖靡覽棄

古今圖書集成
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于物而不與
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淮南集解

諸家總評

揚氏法言曰或曰淮南太史公其多知歟曷其雜也
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又曰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劉氏文心雕龍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

折地之說

劉氏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高氏子略曰淮南王尙志謀募奇士賓館一開天下
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蠡議橫起瓌詭作新
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

黃氏日抄曰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
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
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奇詭
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

古今圖書集成
書之博者也

蘆泉劉氏曰右淮南一書其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及當日所召賓客之言故文駁亂序事自相舛錯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註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爲慎註又疑非誘註按註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註明矣其書雖無足深取然論律呂而存古樂論躔度而存曆數天文地形亦有當留心者

王氏文訓曰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

王氏卮言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孫鑛曰篇中清淨無爲皆老莊陳語正以旁喻奇峭俊拔勝讀淮南者當在此不在彼也

淮南子部藝文

淮南子辨

宋周必大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七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修務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

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

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名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辨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立論言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淮南子部紀事

漢書劉向傳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淮南子部雜錄

西溪叢語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宣室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暄見集韻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鉞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

容齋續筆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于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

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者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芥隱筆記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

焦氏筆乘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行滕卽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古今圖書集成
丹鉛總錄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縈爲榮也

弇州山人藝苑卮言呂氏春秋文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烈雖以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揚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

金

弇州山人宛委餘編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畀特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之類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于夏臺紂囚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紂不聞拘於宣室果繫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淮南子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注謂上黨地

楊用修引列子稱太行為太形從形字音此亦一證也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睢不爭而聽孔子馬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圉拙說而得疑亦寓言也

淮南子云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大抵不經之論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推移大戲水殺黿鼉陸捕熊虎由此觀之紂得禍之操所以遠過於

桀也

日知錄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棗註云棗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註云桃棗地名按部卽棗字一人註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